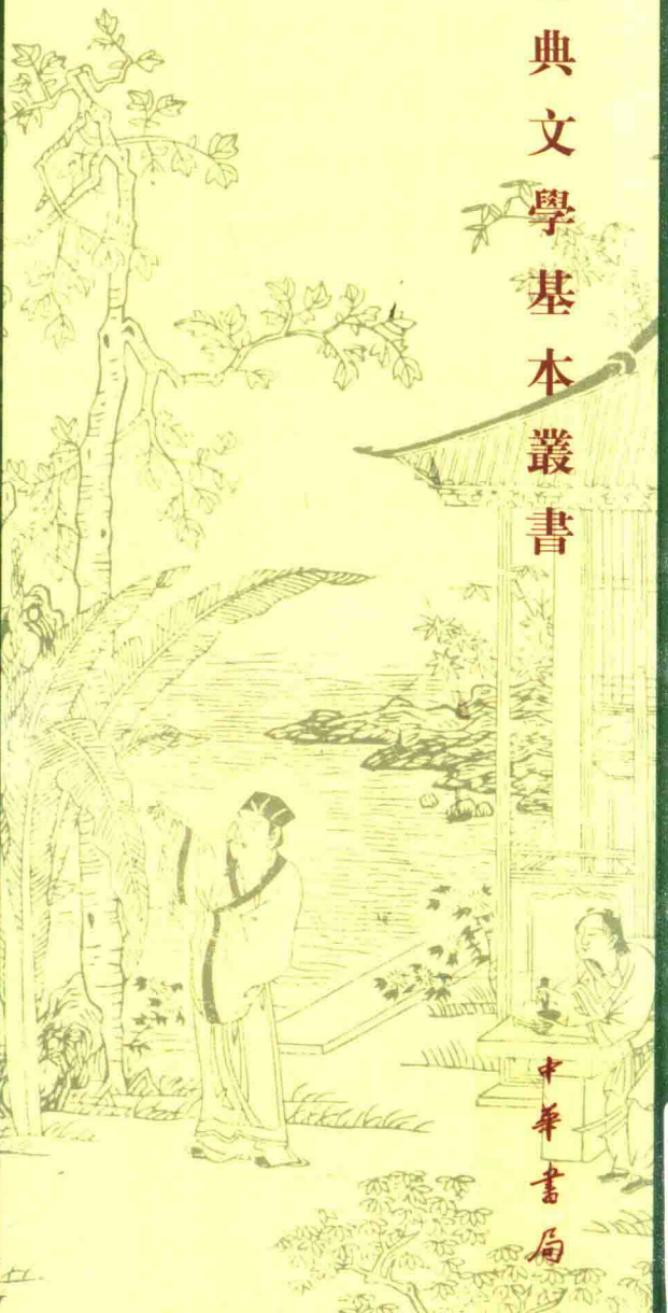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楊炯集箋注

第二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楊炯集箋注

第二冊

祝尚書

箋注

中華書局

楊炯集箋注卷四

碑

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文 幷序

叙曰：銀衡用九，天門壓西北之荒^(三)；銅蓋虛三，地戶坼東南之野^(三)。迴七星於上列，太清不能潛混茫之機^(四)；環四海於中州，巨塊不能秘生成之業^(五)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，擬諸形容；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行其典禮^(六)。靈圖廣運，百姓日用而不知^(七)；神理潛行，萬方樂推而不厭^(八)。古者熊山南眺，金宗橫上帝之居^(九)；鳳穴西臨，玉室考爰皇之宅^(一〇)。五龍乘正，按天識以希微^(二)；六羽提衡，驗星謠而汗漫^(三)。洎乎尊盧、赫胥之代，驪連、栗陸之君^(三)，皇名邁於上元，帝圖始於中

葉^(四)。莫不憑三靈之寶位，鼓舞陰陽^(五)；籍六合之尊名，財成宇宙^(六)。未有貴而無位，博而無名。大禮由其再造，大樂出其一變。蕩蕩乎人無得而稱焉，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^(七)！

箋注

(二) 益州大都督府，元和郡縣志卷三一益州：「武德元年（六一八）改（隋蜀郡）爲益州總管府，三年置西行臺。龍朔三年（六六三），復爲大都督府。」按：本文及舊唐書高宗紀下，載有咸亨元年（六七〇）五月丙戌高宗詔，略曰：「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，……宜令所司速事營造。」新都縣學及孔子廟堂，當即奉此詔修建，而碑文蓋作於廟堂落成稍前。按明豐坊書訣稱「成都孔子廟碑，（楊）炯文，自書，在四川」。所謂成都孔子廟碑，應即指此碑。考文中稱高宗爲「天皇」（見「大都督周王，天皇第八子也」句），舊唐書高宗紀：咸亨五年（六七四）秋八月壬辰，「皇帝稱天皇，皇后稱天后。改咸亨五年爲上元元年」。故咸亨五年秋八月，爲本文作年之上限。文稱廟堂建成時，來恒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。考舊唐書高宗紀，上元三年（六七六）三月癸卯，黃門侍郎來恒爲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當已離蜀，是爲本文寫作時間之下限。因來恒離蜀準確時間無考，以理推之，上元元年僅四個多月（咸亨五年秋八月至年末），故碑文最有可能寫於上元二年。除此碑外，楊炯又作有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（見後），該廟堂亦

是奉咸亨詔而建，兩碑寫作時間應相近。據長江碑，長江縣令楊某爲楊炯族叔，疑楊炯其時正客游於蜀，本碑文末所謂「下問書生」、「來求小子」，實即到長江縣求筆也。

(三)「銀衡」二句，衡爲渾天儀之瞄準管，可測天球不同赤緯之目標。隋書天文志：「其(渾儀)雙軸之間則置衡，長八尺，通中有孔，圓徑一寸。」唐范榮測景臺賦：「垂形象物，既不假於銀衡；司刻探元，何必邀夫銅史。」可參讀。用九，謂用陽爻。周易乾卦初九孔穎達正義：「陽爻稱九，陰爻稱六。」九爲乾，即天。天門，淮南子原道訓：「昔者馮夷、大丙之御也，……經紀山川，蹈騰崑崙。排闔闔，鑰天門。」高誘注：「馮夷、大丙，二人名，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。……崑崙，山名，在西北，其高萬九千里，河之所出。排斥，鑰，入也。闔闔，始升天之門也。天門，上帝所居紫微宮門，馮夷、大丙之御，其能如此也。」又太平御覽卷一七九闕引神異經：「西北荒中，有金闕，高百丈，上有明珠，徑三丈，光照千里。中有金階，西北入兩闕中，名天門。」兩句謂用渾儀觀天，則西北崑崙高入天門。

(三)「銅蓋」一句，銅蓋，指天。蓋天論稱天如覆蓋，地如覆盆。銅，與前句「銀」，皆駢文之浮詞。虛三，謂天虛三，指地。周易咸卦(艮下兑上)象曰：「山上有澤，咸，君子以虛受人。」王弼注：「以虛受人，物乃感應。」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七引虞翻曰：「坤爲虛。謂坤虛三受上，故以虛受人。艮，山，在地下爲謙，在澤下爲虛。」上注引周易乾卦初九孔穎達正義，謂「陽爻稱九，陰爻稱六」。故天虛三爲六，爲陰爻，爲地。地戶，太平御覽卷一七九闕引神異經：「東南有石

井，其方百丈，上有二石闕，夾東南面，上有蹲熊，有榜著闕，題曰地戶。」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九天道引河圖括地象曰：「西北爲天門，東南爲地戶。天門無上，地戶無下。」坼，原作「拆」，據全唐文卷一九二改。坼，分離。兩句謂地則東南低窪。

〔四〕「迴七星」二句，史記天官書：「北斗七星，所謂『旋、璣、玉衡，以齊七政』。」索隱案：「春秋運斗樞云：『斗，第一天樞，第二旋，第三璣，第四權，第五衡，第六開陽，第七搖光。第一至第四爲魁，第五至第七爲杓，合而爲斗。』」又引徐整長曆云：「北斗七星，星間相去九千里。其二陰星不見者，相去八千里也。」因星與星之間相距遙遠，故稱「迴」。太清，道家所謂三天（玉清、太清、上清）之一，此代指天。混茫，混沌不分貌。兩句謂自從星斗懸列，天不再是混茫一片。

〔五〕「環四海」二句，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附騶衍傳：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。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，不得爲州數。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，乃所謂九州也。於是有裨海環之。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，如一區中者，乃爲一州。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環其外，天地之際焉。」索隱：「裨海，小海也。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，故知此裨是小海也。」此所謂「中州」，即中國，亦即赤縣神州。巨塊，即大塊。莊子齊物論：「夫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」郭象注：「塊者，無物也。噫氣者，豈有物哉，氣塊然而自噫耳。物之生也，莫不塊然而自生，則塊然之體大矣，故遂以大塊爲名。」兩句謂自從中州大地誕生，看似塊然無物之宇宙，其萬物如何生成，便昭然若揭。

〔六〕「聖人」四句，周易繫辭上：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，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；聖人有以見天

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。」韓康伯注：「乾剛坤柔，各有其體，故曰擬諸形容，是故謂之象。」又曰：「典禮，適時之所用，繫辭焉，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謂之爻。」孔穎達正義：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贐」者，贐謂幽深難見，聖人有其神妙，以能見天下深贐之理，擬度諸物形容也。見此剛理，則擬諸乾之形容；見此柔理，則擬諸坤之形容也。象其物宜者，聖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，若象陽物宜於剛也；若象陰物宜於柔也，是各象其物之所宜。六十四卦皆擬諸形容，象其物宜也。若泰卦比擬泰之形容，象其泰之物宜；若否卦則比擬否之形容，象其否之物宜也。舉此而言，諸卦可知也。……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」者，謂聖人有其微妙，以見天下萬物之動也。而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」者，既知萬物以此變動，觀看其物之會合變通，當此會通之時，以施行其典法禮儀也。」典，原作「曲」，據四子集、全唐文及上引改。

〔七〕「靈圖」二句，靈圖，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：「秉靈圖而非泰。」李善注引春秋漢含孳曰：「天子南面秉圖書。」又引成公綏大河賦：「靈圖授錄於羲皇。」呂向注：「靈圖，天子位也。」此當指古聖人之道。周易繫辭上：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」韓康伯注：「君子體道以為用也。仁、知則滯於所見，百姓則日用而不知，體斯道者，不亦鮮矣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，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。」廣運，謂無處不在。兩句言天地自然，百姓雖賴以爲生，卻不必知曉其功。

〔八〕「神理」二句，神理，即神道。周易觀卦彖曰：「觀天之神道，而四時不忒。聖人以神道設教，而天下服矣。」韓康伯注：「神則無形者也。不見天之使四時，而四時不忒；不見聖人使百姓，而

百姓自服也。」二句謂天地運行，自有神理，暗爲之主宰。

〔九〕「古者」二句，熊山，即熊耳山。尚書禹貢：「熊耳、外方、桐柏至于陪尾。」偽孔傳：「四山相連，……洛經熊耳。」初學記卷九總叙帝王：「地皇，始學篇曰：『地皇興於熊耳、龍門山。』」古謂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。金崇，金，謂其色，猶言金碧輝煌；崇，高也。上帝之居，此指古聖賢神靈寄託之所，即廟宇，謂其建造極華麗。

〔十〕「鳳穴」二句，鳳穴，鳳凰棲息處，指雍城。西臨，亦指雍城，其長期爲秦國國都，遺址在今陝西鳳翔縣南。雍水河以北、紙坊河以西高地之上。列仙傳卷上蕭史：「蕭史者，秦穆公時人也。善吹簫，能致孔雀、白鶴於庭。穆公有女字弄玉，好之，公遂以女妻焉。日教弄玉作鳳鳴，居數年，吹似鳳聲，鳳凰來止其屋，公爲作鳳臺，夫婦止其上不下。數年，一旦皆隨鳳凰飛去，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，時有簫聲而已。」故稱雍城爲「鳳穴」。玉室，此即指屋室、宮殿，言「玉」，美之也。兩句謂雍城自古爲皇宅帝都。按：以上四句，乃爲建孔子廟堂張本，即下文所謂應當貴而有位、博而有名之義。

〔十一〕「五龍」二句，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：「自人皇已後，有五龍氏。」原注：「五龍氏兄弟五人，并乘龍上下，故曰五龍氏也。」按宋羅泌路史卷三八五龍紀據春秋命歷叙云：「皇伯、皇仲、皇叔、皇季、皇少五姓同期，俱駕龍，號曰五龍。」又引遁甲開山圖云：「昆弟五人，人面而龍身，然以五音、五行分配爲五龍之名，如角龍、木仙、商龍、金仙之類。」又按雲笈七籤卷三道教本始部

曰：「（人皇氏）後，五龍氏興焉。天真人太上老君降下開明之國，以靈寶真文、三皇內經各十四篇授五龍氏。五龍氏得此經，以道治世，萬二千歲，白日登仙。爾時甘露降焉，蒼生則於中化生。是後運動陰陽，作為五行，四微、世欲、生死之業，於是而起。人乃任性混樸，茹毛飲血，男女無別，夏則巢居，冬則穴處。經於三十六萬歲後，神人氏興焉。」按天讞以希微，謂按之讞緯書，五龍氏之事已模糊不清。

〔二〕「六羽」二句，謂人皇氏。明孫穀編古微書卷一三春秋命歷序（即春秋緯）：「人皇九頭，乘雲車，駕六羽，出谷口。兄弟九人，分長九州，各立城邑，凡一百五十世，合四萬五千六百年。」提衡，漢書杜周傳贊：「爵位尊顯，繼世立朝，相與提衡。」注引如淳曰：「提衡，猶言相提攜也。」又引臣瓊曰：「衡，平也，言二人齊也。」顏師古注以爲「瓊說是也」。「驗星謠」，亦謂人皇氏之事莫可詳。星謠，指天文、星占之書，言不知其年代。汗漫，連綿字，渺茫貌。

〔三〕「洎乎」二句，尊盧等皆傳說中上古帝王。補史記三皇本紀：「自人皇已後，有五龍氏、燧人氏、大庭氏、柏皇氏、中央氏、卷鬚氏、栗陸氏、驪連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渾沌氏、吳英氏、有巢氏、朱襄氏、葛天氏、陰康氏、無懷氏，斯蓋三皇已來有天地者之號。但載籍不紀，莫知姓、王年代，所都之處。」原注：「按皇甫謐以爲大庭已下十五君，皆襲庖犧之號，事不經見，難可依從。然按古封太山者，首有無懷氏，乃在太昊之前，豈得如謐所說。」參見宋胡宏皇王大紀卷一三皇紀、五帝紀。

(四)「皇名」二句，原作「皇圖始於中葉」一句，與下文不相偶對，頗乖駢體規則。茲據四子集、全唐文補「名邁於上元帝」六字，斷為兩句，謂上元時名「皇」，中葉方稱「帝」。史記天官書：「其紀上元。」索隱按：「上元，是古曆之名，言用上元紀曆法。」此言「邁於上元」，謂猶在上元之前。
(五)「莫不」二句，文選班固典引：「答三靈之蕃祉，展放唐之明文。」李善注：「三靈，天、地、人也。」寶位，指「皇」、「帝」之位。

(六)「籍六合」二句，籍，通「藉」，假借。六合，指宇宙。淮南子原道訓：「舒之輿於六合。」高誘注：「四方上下爲六合。」尊名，指「皇」、「帝」之名。財，通「裁」。裁，剪裁。裁成，此謂造就。王弼周易注卷一〇周易略例序曰：「言大道之妙，有一陰一陽；論聖人之範圍，顯仁藏用。寔三元之胎祖，鼓舞財成；爲萬有之蓍龜，知來藏往。」

(七)「蕩蕩乎」二句，論語泰伯：「子曰：巍巍乎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！」何晏集解引包咸曰：「蕩蕩，廣遠之稱。言其布德廣遠，民無能識其名焉。」又注曰：「功成化隆，高大巍巍。」以上一段，謂自天地開闢以來，即有聖人，亦即有皇、王之位與名。

若夫司徒立勳於天地，還承帝譽之家^(一)；微子開國於商周，仍纂成湯之業^(二)。雖玄禽曆數，推移於景毫之都^(三)；而白馬旗裳，赫奕於商丘之國^(四)。由是千年有屬，萬物知歸。

乾坤合而至德生，日月會而明靈降^(五)。奎婁胃昴，風駢白虎之精^(六)；角亢房心，雲鬱青龍之祉^(七)。君王異表，儀石紐而法丹陵^(八)；輔相宏資，狀臯陶而圖子產^(九)。豈止鑿執玄象，摛光芒於北斗之宮^(一〇)；括成地形，騰瑞氣於東山之曲^(一一)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！

【箋注】

(一)「若夫」二句，司徒，古代官名。周禮地官司徒：「大司徒之職，掌建邦之土地之圖，與其人民之數，以佐王安擾邦國。」此指契，爲舜之司徒。史記五帝本紀：「舜曰：『契，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馴，汝爲司徒，而敬敷五教在寬。』」同書殷本紀：「殷契，母曰簡狄，有娀氏之女，爲帝嚳次妃。帝嚳爲「五帝」之三。五帝本紀：「帝嚳高辛者，黃帝之曾孫也。」契爲商之始祖，其母既爲帝嚳次妃，故云「還承」。按：兩句述孔子始祖。

(二)「微子」二句，謂孔子先祖乃微子之後，興國於宋，管、蔡之難後奉湯祀。纂，繼承。孔子家語卷九本姓解：「孔子之先，宋之後也。微子啓，帝乙之元子，紂之庶兄，以圻內諸侯，入爲王卿士。微，國名，子爵。初，武王克殷，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，使奉湯祀。武王崩，而與管、蔡、霍三叔作難。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，罪人斯得，乃命微子於殷後，作微子之命，由之興國於宋。」微子事，詳見史記宋微子世家。

(三)「雖玄禽」二句，玄禽，即燕子。詩經商頌玄鳥：「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。」毛傳：「玄鳥，鶡也。春分玄鳥降，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，帝率與之祈於郊裸而生契，故本其爲天所命，以玄鳥至而生焉。」陸德明音義：「玄鳥，燕也。一名鶡。」所生即契，見前注，此代指商。成都文類卷三一載此碑文，「玄禽」作「赤烏」。按赤烏乃有周得國之瑞（見墨子卷五非攻下、藝文類聚卷九祥瑞部下烏引尚書中候等），與此文義不侔，當誤。推移，謂商有玄鳥之瑞，曆數所在，在至商湯伐夏桀，政權歸焉。景毫，左傳昭公四年：「商湯有景毫之命。」杜預注：「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。或言毫即偃師。」景毫乃湯盟誓伐夏桀之地。

(四)「而白馬」二句，謂殷雖亡，然宋猶延續其禮制。白馬旗裳，禮記檀弓上：「殷人尚白。」同書王制：「殷尚白而縞衣裳。」元和姓纂卷一〇引風俗通：「微子乘白馬朝周。」旗裳，代指殷之禮儀制度。赫奕，文選何晏景福殿賦：「鎬鎬鑠鑠，赫奕章灼。」李善注：「鎬鎬鑠鑠，赫奕章灼，皆謂尤顯昭明也。」商丘之國，「商」原作「風」，無義。按宋都睢陽。元和郡縣志卷七宋州：宋州，睢陽，望：「禹貢豫州之域，即高辛氏之子闕伯所居商丘，今州理（治）是也。周爲青州之域，武王封微子於宋。自微子至君偃，三十三世，爲齊、魏、楚所滅，三分其地，魏得其梁、陳留，齊得濟陰、東平，楚得沛。按梁即今州地。」則「風」當是「商」之訛誤，商丘之國，即宋國也，因改。古商丘，在今河南商丘南。以上四句，可參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，其曰：「帝天乙之靈苗，宋微子之洪緒。自玄禽翦夏，浮寶玉於南巢；白馬朝周，載旌旗於北面。」按史記孔子世家：「其先宋人

也，曰孔防叔。故此言及宋。

〔五〕「乾坤」二句，周易坤卦彖曰：「至哉乾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。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」乾坤合而生萬物，故謂之「至德」。又同上歸妹彖曰：「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。天地不交，而萬物不興。歸妹，人之終始也。」王弼注：「陰陽既合，長少又交，天地之大義，人倫之終始。」李鼎祚周易集解歸妹引虞翻注：「歸，嫁也，兌爲妹。……象陰陽之義，配日月，則天地交而萬物通，故以嫁娶。」按兩句言乾坤合、日月配而降明靈，明靈，孔子也。史記孔子世家：「（叔梁）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。」

〔六〕「奎婁」二句，據史記天官書，奎、婁、胃、昴四星座屬西宮，索隱引（春秋）文耀鉤曰：「西宮白帝，其精白虎。」駢，同「驅」。按周易乾卦九五謂「風從虎」，故云「風驅」。太平御覽卷七瑞星引河圖曰：「大星如虹，下流華渚，女節意感，生白帝也。」白帝，即少昊氏。兩句謂孔子有如白帝之生，乃其母所意感。

〔七〕「角亢」二句，據史記天官書，東宮蒼龍，有房、心、角、亢等星座，索隱引（春秋）文耀鉤云：「東宮蒼帝，其精爲龍也。」蒼龍，即青龍。按周易乾卦九五謂「雲從龍」，故云「雲鬱」。太平御覽卷六星中引抱朴子曰：「歲星，木精，生青龍。」兩句謂孔子之生，有如木精生青龍。按孔子家語卷六五帝：「孔子曰：『五行用事，先起於木。木，東方，萬物之初皆出焉，是故王者則之。……』」故此謂青龍生，乃天下之福祉。

〔八〕「君王」二句，石紐，代指禹。史記夏本紀：「夏禹，名曰文命，……禹者，黃帝之玄孫，而帝顓頊之孫也。」三國志蜀書秦宓傳：「禹生石紐，今之汶山郡是也。」裴松之注引帝王世紀曰：「鯀納有莘氏女曰志，是爲修己，……生禹於石紐。」又引譙周蜀本紀曰：「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。生於石紐，其地名刳兒坪，見世帝紀。」藝文類聚卷一帝夏禹引帝王世紀，謂禹「虎鼻大口，兩耳參漏，胸有玉斗，足文履己，故名文命，字高密，身長九尺二寸」。丹陵，代指堯。同上書帝堯陶唐氏引帝王世紀曰：「帝堯陶唐氏，祁姓也。母慶都，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，名曰放勳。……年十五而佐帝摯，受封於唐，爲諸侯。身長十尺，嘗夢天而上之，故二十而登帝位，都平陽，置敢諫之鼓。」又引春秋元命苞曰：「堯眉八采，是謂通明。」兩句謂古君王皆有異表，而孔子儀容、法度，亦如禹與堯。按史記孔子世家曰：「孔子長九尺有六寸，人皆謂之『長人』而異之。」又古微書卷三〇輯孝經鉤命訣：「仲尼牛脣，舌理七重，吐教陳機受度。」又曰：「仲尼虎掌，是謂威射；胸應矩，是謂儀古。」又曰：「仲尼龜脊。」又曰：「孔子海口，言若含澤。」又曰：「夫子輔喉。」又曰：「夫子駢齒，象鉤星也。」如此之類甚多，皆所謂「異表」之說。

〔九〕「輔相」二句，皋陶，子產，皆古代名臣。皋陶，堯時爲士（大理）。初學記卷一二大理卿引齊職儀云：「大理，古官也。唐虞以皋陶作士，士，理官也。」又引春秋元命苞曰：「堯爲天子，夢馬喙子，得皋陶，聘爲大理。」藝文類聚卷四九廷尉引文子曰：「皋陶暗，而爲大理，天下無虐刑，有貴乎言者也。」又引摯虞新禮議曰：「故事：祀皋陶於廷尉寺，新禮移祀於律寺，以同祭先聖。」

於太學也。」可見其對後世影響之大。史記鄭世家：子產，鄭成公少子。爲人仁愛，事君忠厚，簡公時爲卿。孔子過鄭，視子產如兄弟。及聞子產死，孔子爲泣曰：「古之遺愛也。」兄事之八年。狀、圖，謂以之爲偶象。史記孔子世家：「孔子適鄭，與弟子相失。孔子獨立郭東門，鄭人或謂子貢曰：『東門有人，其類似堯，其項類皋陶，其肩類子產，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，纍纍若喪家之狗。』子貢以實告孔子，孔子欣然笑曰：『形狀末也，而似喪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』」按：以上四句，以古君王、名輔相喻孔子，謂其具君王、輔相資質。

〔二〕「豈止」二句，止，原誤「上」，據全唐文改。鑿執，穿鑿，拘執也。玄象，高深玄虛之象。周易繫辭上：「見乃謂之象。」韓康伯注：「兆見（現）曰象。」摘，此謂照射。史記天官書：「北斗七星，所謂『旋、璣、玉衡，以齊七政』。」太平御覽卷七瑞星引帝王世紀曰：「神農氏之末，少昊氏娶附寶，見大電光繞北斗，樞星照郊外，附寶孕。二十月，生黃帝於壽丘。」按：漢以後讖緯家神孔子之生，其說極離奇，如春秋演孔圖曰：「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太冢之陂，睡夢黑帝，使請與己交，語曰：『女乳必於空桑之中。』覺則若感，生丘於空桑首，類尼丘山，故以爲名。」如此之類，不一而足，即所謂「鑿執玄象」也。

〔三〕「括成」二句，括，聚集。地形，謂以地之祥瑞而生聖賢。東山，指尼山。史記孔子世家曰：「禱於尼丘而得孔子。」正義引括地志云：「叔梁紇廟，亦名尼丘山祠，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。」以上四句，謂孔子本有君王異表，輔相資質，何必穿鑿玄象、昇騰瑞氣而爲之說也。

神冥造化，德合陶鈞（一）。獲沖用於生知，運幽機於性道（二）。窮庶事之終始，協庶品之自然。覩者不識其鄰，仰者不知其德（三）。步三光於太極，照曜三門（四）；含萬象於中區，聲明萬國（五）。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，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（六）。非天下之至神（七），其孰能與於此！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「神冥」二句，冥，此言暗合。造化，大自然。陶鈞，治理、造就。兩句言孔子之道極高妙深遠，有如大自然，而其德高尚，應當治理天下。

〔二〕「獲沖用」二句，老子：「道沖而用之。」河上公注：「沖，中也。道匿名藏譽，其用在中。」生知，謂生而知道。論語季氏：「孔子曰：『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』」孔穎達正義：「『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』者，謂聖人也。」幽機，機運深不可測。性道，其性其道。徐陵（陳）文帝哀策文：「機神不測，性道難稱。」

〔三〕「窮庶事」四句，言孔子有聖人之德。孔子家語卷一五儀解：「孔子曰：所謂聖者，德合於天地，變通無方。窮萬事之終始，協庶品之自然。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，明并日月，化行若神。下民不知其德，覩者不識其鄰，此謂聖人也。」王肅注：「鄰以喻畔界也。」「鄰」原作「靈」，各本同，據此改。

(四)「步三光」二句，三光，史記天官書：「衡，太微，三光之廷。」索隱引宋均曰：「三光，日、月、星也。」太極，周易繫辭上：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。」韓康伯注：「太極者，無稱之稱。不可得而名，取其有之所極，況之太極者也。」即指道。三門，揚子法言卷二吾子篇：「天下有三門：由於情慾，入自禽門；由於禮義，入自人門；由於獨智，入自聖門。」禽門，宋司馬光注：「如禽獸。」兩句謂其道如日月星辰，爲世人照亮道路，而不至入於禽門。

(五)「含萬象」二句，萬象，宇宙間一切事物。中區，文選陸機文賦：「佇中區以玄覽。」李善注：「中區，區中也。」此以「中區」指心。聲明，文選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：「文物共葳蕤，聲明且葱蒨。」張銑注：「文物、聲明，謂衣冠禮樂也。葳蕤、葱蒨，盛貌。」萬國，「萬」言其多。左傳哀公七年：「禹合諸侯於塗山，執玉帛者萬國。」孔穎達正義：「言萬國者，舉盈數耳。」此泛指各地。兩句謂孔子心懷天下。

(六)「惟深也」二句，周易繫辭上：「夫易，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。」子曰：「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」者，此之謂也。」

(七)「非天下」句，周易繫辭上：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，謂之神。」孔穎達正義：「言聖人以利爲用，或出或入，使民咸用之，是聖德微妙，故云謂之神。」

道尊德貴(一)，挫鋒同塵(二)。始於中都宰，終於大司寇(三)。能使長幼異節，男女別途，路